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

列傳

金十八

張暐 行簡 行信　賈益謙　劉炳

珠格高琪　伊喇托卜嘉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累遷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初立充

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明昌元年太傅圖克坦克寧薨章宗欲親為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暐奏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為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乃止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曰天下守令安得皆稱其職提刑之任誠不可罷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帝曰卿與朕意合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詔暐覆訊奏論如法承安元年召問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

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帝復問僧道三年一試八十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帝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似亦有因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令不毀除不崇奉是為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馬三年為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為安武軍節度使致仕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二子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夜分乃罷最明古

令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
一除應奉翰林文字章宗即位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
劉道用改進新歷詔學士院更定歷名行簡奏乞覆校
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及覆校測驗果差乃不用
行簡奏往年饑民棄子或匄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
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斷與之自此饑歲流
離道路人不肯收養餓死溝中乞詔以後不得復歸帝

是其言時百官賀皇太子元正生日皇太子立受不答拜賀宰執則坐答揖行簡以為近於坐受其禮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特奏論之宰執立答之禮自此始行簡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閲官二員又奏國朝雖有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泰和五年遷順天軍節度使帝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偽卒難臆度若何治之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

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為務庶幾萬分之一六年名為禮部尚書七年帝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藁葬郊野欲復爵改葬使行簡草詔文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為奏并進詔草遂施行焉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為主焉三年卒謚文正行簡端慤慎密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著有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

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歸潛志作避宋帝舊諱按宋帝名承麟歸潛志以哀宗為末帝則守禮其舊諱也莊獻太子名守忠以本傳為是改焉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泰和三年僉河南路按察司事四年名見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帝是其言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呼沙呼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斥其殘忍凶悖令若後用恐為害更甚前日書再上不報又呼沙呼弒逆人甚危之行

信坦然不顧也按中州集云時呼沙呼自為太師尚書令行信為禮部尚書一日下禮部鑄監國寶行信持不可呼沙呼大怒然亦竟不能殺也本傳載行信為禮部尚書在貞祐三年宣宗即位上疏請立太子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帝嘉納之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名見褒顯奬諭令其自効必有奮命報國者委任責成毋拘文法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又奏御兵之道無過賞罰竊見內族額爾克護糧通州遇兵輒潰宜明正其罪詔報曰卿意具悉額爾克等已下獄

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自崇慶以來皆以和誤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和之成否蓋未可知宜及時拒戰使敵氣少沮則和議亦不日可成矣帝心知其善而不能行三年遷安武軍節度使上書言四事一曰官軍討賊宜明敕有司嚴為禁約毋令劫掠平民二曰郡縣官勿數遣代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三

曰掌軍官有敢進戰者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
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持牒求仕選曹往往駁
退倘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為吏
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四年尚書省奏王澮嘗言本朝紹
高辛黄帝之後當為黄帝立廟又初興旗幟尚赤當修
火德之祀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録止稱自高麗而來未
聞出於高辛國初因完顔部多尚白故取金之不變以
為國號章宗時議以繼亡宋火行之絶定為土德澮言

狂妄帝是之興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已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為不當臣竊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為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為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兹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

休息之如民力何惟陛下察之帝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二年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去未幾帝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矣行信至涇即上書請捐銀市馬又言戰士有功朝廷遣諭賜以官賞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至斂所部以應之且有因而獲罪者乞令有司明立等夷無傷大體帝多採納馬元光元年改靖難軍節度

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起為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

尋復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汴城東

築亭號靜隱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卒於嵩

山崇福宫行信為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兩登相位殆

若無官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帝前旁人為動色

而行信坦如也卒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

矣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歸潛志作東平人本名守謙避諱改焉

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為左司郎中五年夏帝將幸景明宮清暑益謙連上疏諫之時鎬王以疑忌下獄帝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帝意解職貞祐三年召為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并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

民均應差役益謙曰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旅寓會皇之際無以為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帝甚嘉賞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尚書省奏修衛王實録初呼沙呼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呼沙呼實無罪且有推戴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及是史官謂益謙甞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曰

我聞海陵被弑能暴其惡者輒得美官故當時多所附會若衛王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言以實其過吾亦何惜餘年

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卒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

屢衄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顧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

於除其所患因所利而利之令艱危之後易於為惠臣
願寛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
臣按行羣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
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三曰廣
收人材以備國用河南陜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
民之心其有操行為民望者稍擢用之四曰選守令以
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為治百姓所依以為命
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與姦為市公有斗粟之賦

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嚚嚚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畜積此强兵富民之要術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虚耗田疇荒蕪宜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

凋喪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策問炳對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

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珠格高琪西北路明安人以護衛轉十人長累遷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守鞏州諸鎮宋兵自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詔封吳曦為蜀國王高琪為封冊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宋史作好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大破宋兵大安三年升縉山縣為鎮州以高

琪為防禦使領糺軍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按歸潛志載高琪誅執中時為西南路招討使與本傳異詔移軍守禦中都每戰輒敗赫舍哩執中戒之曰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戰復敗高琪懼誅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左副元帥赫舍哩執中傳作右副元帥詔曰呼沙呼蓄無君之心形蹟露見高琪誅之實由朕意頃之拜平章政事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密奏請裁抑之不聽完顏穮呼自中都還奏曰日者議削伯特文格兵權

命下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之意帝頷之蘇呼復奏曰高琪本無勲望嚮以畏死擅殺呼沙呼妬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决殺之遂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禍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慎無泄也四年元兵取潼關

次嵩汝間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請以陜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請修南京裏城又請伐宋以廣疆土四月遣

烏庫哩慶壽完顔薩布經略南邊自是與宋絶矣興定元年右司諫許古勸與宋議和高琪沮之集賢院諮議官吕鑑言隆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往諭誠為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高琪以為狂妄胥鼎復諫止伐宋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為憂右司監吕造上章乞詔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陜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時

築汴京裏城濠未及浚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兵來自可効力宣宗曰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按續通鑑云時金主慮擾民築城發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本傳略而不載倘以其功為無足錄歟）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頡頏者對帝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自罷樞密元帥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伐宋置河北不復為

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布薩喇勒富察呼魯等謀之布薩納木舍布以告高琪英王懼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薩布殺其妻乃歸罪薩布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按歸潛志載高琪殺其妻為宰執所奏法當退避高琪忿然索馬遽歸宣宗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較本傳尤詳盡附識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初宣宗將遷南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托恩多厚撫此軍托恩

多輒殺乣軍以至于敗宣宗嘗曰壞天下者高琪托恩多也終身以為恨云

伊喇托卜嘉東北路明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閤門使二年襲父穆昆泰和間伐宋有功累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乣軍無功平章高琪芘之名為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尋知河南府事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明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

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陜西副都統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托卜嘉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兹立功皆將帥諸賢之力也乃以托卜嘉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一

列傳

金十九

高汝礪　胥鼎　侯摯

巴古剌　師安石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苙官有能聲承安元年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

臣皆迴避帝涼扇忽墮案下汝礪非職不敢取進帝謂其知體未幾擢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造胥走卒規取貨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依法治之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盖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請自今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帝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近年以來邊方屢有

調發貧户益多如此循例推排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嚴立非賞截日立限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使富者不得以茍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税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是歲十月帝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户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泰和六年拜户部尚書按食貨志載汝礪論鈔法在泰和七年歸潜志則云汝礪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攷三司置于泰和八年當以本傳為是時鈔法不能流

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貞祐二年拜汝礪為參知政事三年朝議從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如此則所過百姓必將驚疑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不報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汝礪奏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一旦奪之則怨心生矣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帝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四年朝廷議發兵河北

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高琪奏遣兵居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汝礪曰甚非計也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於是罷不發兵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闕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

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衆
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歲閱民田徵
租汝礪言不可者三每歲檢括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
種失時一也檢括之時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
虛為文具二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
以相冒亂臨時少於原額則資儲闕誤三也議遂寢興
定元年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切以為非計宋
人邊備未撤則議和與否既無以異或禮例之外別有

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别署名號以處之汝礪言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非若素官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姑牢籠用之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弱則朝廷易制令若分地與之久之弱者皆併於强强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愈難制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

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帝嘗謂汝礪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汝礪以君臣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帝行之汝礪上言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

朝不取也帝是之重違高琪意詔集百官議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等皆以為不可乃罷之四年拜尚書右丞相封壽國公五年屢乞致政元光二年又乞致仕皆不許及哀宗初即位諫官上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又有投匿名書云高其不退當殺之按歸潛志言汝礪在中書十年無正言直諫聞于外及出支軍糧頗嘶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本傳載其為衆所憤嫉高琪傳言其相為唱和蓋以此也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卒汝礪為人慎密廉潔能結

人主知然循嘿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云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子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至寧初由户部尚書拜參知政貞祐元年出為泰定軍節度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二年京民闕食鼎奏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全活甚衆改知平陽府事兼河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

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帝頗
採用焉又言郡再破兵庚廩無兩月食比聞北方聚兵
野狐嶺勢將深入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乞降空名宣敕
及度牒以補軍儲詔有司亟給之朝廷欲起代州戍兵
五千鼎言代為邊要正宜益兵豈可撤去乃止又言近
聞朝廷令臣清野竊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
路也元兵若來必始於北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
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勢當自止不然是資兵而召

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元兵果出北境以無所獲而止尋以能設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四年元兵圍平陽急攻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招還脅從人萬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優加存恤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平陽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言解州屯兵糧僅一月若邀阻粟麥不令過河恐生內患伏望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

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有司宜奉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鞭箠械繫所在騷然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願亟止之又言霍州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元兵既去農事方興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詔趨行之既而鼎聞元兵已越關乃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嚕岱孟州經畧使圖克坦伯嘉領兵濟河以趨關陜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是時元兵已過陜州

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愳慮近薄京畿又遣布薩薩固珠領軍趨陜西併力禦之且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畧司會兵夾攻已而元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還至平陽愳遣兵拒戰遂復潼關原本但敘金兵之退而未及其克復之功今依續通鑑改興定元年正月帝命愳選兵付圖們呼圖克們統之西征愳馳奏以為非便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愳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愳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愳上書曰大安之後

元兵大舉天下騷然器械多損民力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揺其不可一也元兵北還姑自息養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三面受敵首尾莫救其不可二也宋自奉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玆矣今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我軍無所得而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我兵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素非能練習也以不練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逭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沿

邊人戶不勝困憊其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如宋人誘以厚利使為鄉導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其不可五也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于士氣益强民心益固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焚毀而還 按宣宗紀焚大散關事在興定二年本傳敘男因伐宋上書故

繫之元年以終其事二年四月昂乞致仕不許三年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乃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内族承裔伊喇布哈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昂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務慰撫之則其餘不攻自下帝甚是其言遂詔諭之是時元兵大舉入陜西昂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帝諭樞密院官曰胥

暠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四年進封溫
國公致仕元光元年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
胥暠威望甚隆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庶幾人皆響應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
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大河以北皆受節制暠力
疾赴鎮來歸者益衆病不能自持請退不許三年七月
卒暠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
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暠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歸潛志作華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貞祐初元兵圍燕都時摯為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為右補闕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珠勒根額琳等謂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動侯摯有過人才若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於是以摯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一曰省部總天下紀綱隨路宣差不宜劄付六部二曰近置四帥府兵校不為

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一處受敵餘徒旁觀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三曰率民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五曰漳水自衞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畆六曰近都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轉輸應給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資考實負其人乞優定等級以别

異之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八曰河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皆欲逃竄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九曰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自幼驕惰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者勿問門資用之帝略施行焉時元帥富察齊錦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為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朕素知卿豈容間耶無以猜嫌自沮八月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是時河北大饑詔

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無所利不復涉河挐請止官糴縱民輸販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境官軍敗之擒偽宣徽使李壽甫訊問云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已攻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數百艘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為亂挐以其言上聞遂詔挐行省事於東平以招誘之興定元年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挐遣完顏霆討之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

萬人二年詔遣置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上言曰臣近歷黄陵岡南岸多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避敵南遷令欲復歸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逮放之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願為内應遂復密州且拔高密焉帝遣諭摯曰卿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防秋之際亦

須擇安地而處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今擬駐兵于長清縣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帝恐分其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乞募選為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被俘之民亦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乞還内地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

密皆邊陲衝要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還無患帝是其言乃止邳州副提控王汝霖沂州防禦使程戩謀叛將結宋兵為外應摯遣兵捕之皆就誅四年還榮禄大夫致仕天興元年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

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下馬坐語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尋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元兵所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巴古喇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歴官三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二年召為御史中丞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今會試考官取人泛濫宜革其弊尋拜參知政事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平凉地震巴古喇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帝嘉納之四年行尚書省

元帥府于京兆時陜西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寖困帝從
巴古喇議用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時以為便五年
朝議欲復取會州巴古喇上言今農事將興更調十餘
萬人以餉此軍則數郡春種盡廢矣縱得此城不免戍
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
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謂其
言甚當從之三月上言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帥府
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

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西北兵攻延安巴古喇遣完顏哈達納哈塔邁珠禦之遂保延安先是巴古喇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帝由是惡之元光元年罷參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瓜爾佳德新上言曰巴古喇廉直忠孝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古喇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今哈達邁珠各授世封而巴古喇改知河中府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哈達邁珠捍禦

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尋名為大司農復拜參知政事帝問曰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賦役省則盜賊息矣如行院帥府擾之何帝令禁止之初巴古喇拜命日都將把玖錦來賀為御史鈕祜祿阿里所劾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緊囚朕為卿地因肆赦以弭衆口今玖錦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卿其戒之二年帝諭宰臣曰陝右兵將退當審後圖巴古喇深悉利害其遣往

陝西規畫防秋事哀宗即位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古喇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吏民皆嗟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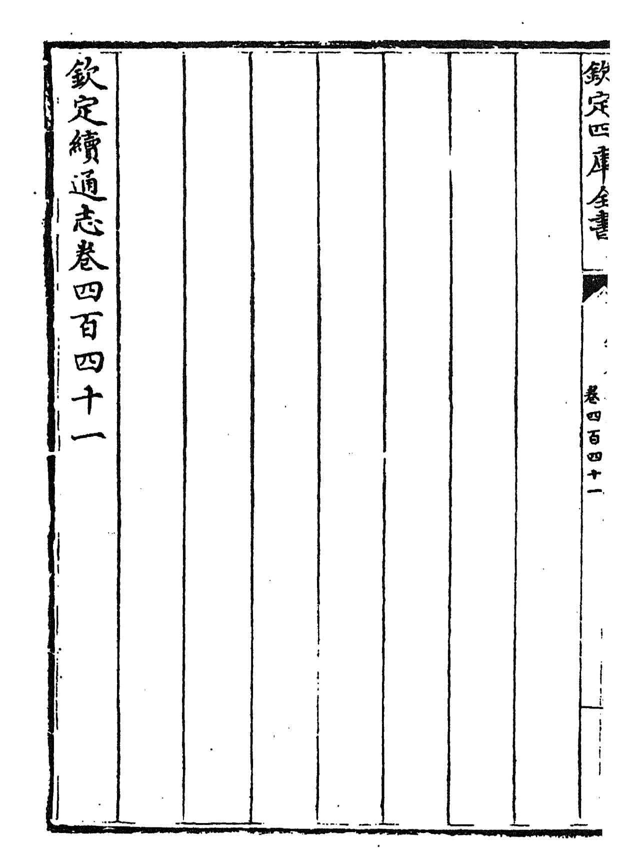
師安石字子安（歸潛志作仲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改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補尚書省令史奉中都留守承暉遺表間道走汴以聞帝嘉之擢樞密院經歷時哀宗在春宮領樞密院事遂見知遷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上章言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

避和四事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主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厚其接遇擇有心力者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即位累擢至尚書右丞正大五年臺諫

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

帝怒甚有旨諭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

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帝甚悼惜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二至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二

列傳

金二十

完顏蘊哷　陳規　許古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完顏蘇呼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貞祐初累遷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蘇呼曰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都城可無虞也帝從高琪言竟召太子七月車駕至汴蘇呼上書曰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陛下龍興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啟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自今尤宜戒慎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

食陛下為社稷計宜精選軍官以恤妄費三年自中都
計議軍事廻客奏高琪姦惡詳見珠格高琪傳帝曰此乃大事
汝敢及之甚善蘇呼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
京以鎮雅俗帝曰朕徐思之厥後帝以蘇呼屢進直言
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奏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
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
察其能否同定賞罰詔有司議行之哀宗為皇太子春
宮新設師保賛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蘇呼上章言皇

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夾輔之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帝稱善興定二年四月以布希萬努叛遣蘇呼與近侍局副使内族額爾克同赴遼東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叛坐繫者數百人蘇呼止坐首惡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七年遷金安軍節度使既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蘇呼莅官以脩謹得名雖苛細不能任大事然進言多有補益其居

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為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論參政侯摯不報又論警廵使馮祥詔即罷祥職四年正月上言河北艱食請勿禁物斛北渡三月言赫舍哩鶴壽討紅襖賊乃大掠良民乞明敕有司俱放免之四月乞罷河北瀕河州縣塞兵制可七月上章條陳八事一曰責大臣以任安危元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

神都覆没翠華南狩大河以北莽為盜區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國朝雖設諫官毋遇奏

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為部院所差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廵視倉庫而已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願陛下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禁黠者乗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

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五曰諮羣臣以定大計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則被堅執鋭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伏願

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乘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伏乞明敕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戶五千戶為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

戶者悉罷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畧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為衆所服者充之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虚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

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别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諫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效所長而㐲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

帝覽書不悦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按宣宗紀是年十一月遣御史陳規等宣河南差宣安撫捕盜官則似言事後未嘗出為經歷也豈規以言事被出而紀特稱其舊官歟抑紀傳同是一事而見聞各異歟

正大元年召為右司諫時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諫止之按諫修河中府哀宗紀載楊雲翼趙秉文蘇嗝傳言蘇嗝與陳規蓋當時奉詔集議不一其人故紀載各異

二年規及臺諫同奏

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寃滯臨發上奏令行院帥府皆得以便宜殺人寃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識爕理者當何如章善其言而不能用四年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薩哈連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薩哈連竟出為中京留

守朝庭快之五年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帝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安仁子也明昌五年（中州集作承安中）詞賦進士

貞祐初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高琪無恢復謀古上章曰臣聞安危所繫在于一相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費摩得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有大議猶可召問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又聞將者民之司命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以亦以天下為已任願令

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蘇爾坦昭儀節度使必喇阿嚕岱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未離任者議加恩賚願自効者亦聽陳請並令長貳官兼領軍職許擇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加爵命以收其心别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

招諸脅從彼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自削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羣根本宜使百姓有所蓄積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詔付尚書省畧施行焉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糓延呼喇勒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近者朝廷急于求治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車駕所駐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夫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

而進今乃與凡庶等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可勝言哉帝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兼侍御史時元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踰關而朝廷始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然元兵駐閿鄉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鋭卒併力奮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

疑惑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沮其議不果行興定元年帝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因諭百官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方兵强將恃我為屏蔽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謂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彼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亦未晚也既而高琪奏百官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帝信之後古以朝廷欲舉兵

伐宋復上疏曰曰昔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
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今元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
太平不遠矣如專用威武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
軍倉猝無得須還就糧彼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
退不能則休兵之期𨒂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我止
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為寒心願陛下與宋通和俾無
掣肘元兵聞之亦將斂跡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
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帝是其言

即命古草議和牒文宰相言有哀祈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祜祿蘇卜實劾榷貨提舉毛端卿貪汚不法古爲刪定其奏頗有脫漏蘇卜實以聞坐削官免殿三年諫官缺員復拜左補闕尋以失出人罪削官哀宗即位召爲左司諫（中州集作右司諫）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絶其爲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古平生好爲詩及

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苛者遇事輒言無少隱帝嘗面奬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請戰一書尤為剴切時相沮之策為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雲翼天資頴悟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歸潛志作擢詞賦第又經義魁按選舉志承安間詞賦經義同日御試兼試者聽詞賦第一名狀元經義魁次之與詞賦第二人同歸潛志所云似與金制較合特授承務郎

應奉翰林文字累官僉上京東京等路按察使事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貞祐三年遷禮部侍郎四年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伊爾必斯為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于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二年拜禮部尚書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

興以來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輒以程式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寛録以勸將來遷御史中丞有言宗室承立不法者詔雲翼鞫之奏曰承立近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元兵掠平凉以西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顔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願陛下明功罪以行誅賞則天下知所勸懲矣承立由是免官哈達遂掌機務正大則年復為禮部尚書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戸部司農足

以辨之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帝嘉納之是年按益政院之設在正大三年見哀宗紀及百官志本傳誤作四年謹改正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不名時講尚書雲翼言帝王之學一皆本于正心誠意尋進龜鑑萬年録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多顧望依違一日經筵畢因言事君之禮臣固當盡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能一一陳之則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姑狥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

家何賴焉帝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帝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帝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雲翼往議乃定按交聘表及西夏紀正大元年和議成至四年而夏遂亡矣本傳序次恐有謬誤五年卒謚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待人則寬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

於宋故頻歲南伐雲翼建言國家之慮不在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後淮南平江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勁弓良馬恐不得騁彼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及時全倡議南伐又言將有事于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彼江之南其地尚廣豈不能伺我有警而出師耶且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

泰和以冬征今以夏往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為前鋒天時地利人事俱不同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戰袒射彼已奔北不暇今乃陷吾城而執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没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所著文集校大金禮儀續通鑑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緜象賦

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幼穎悟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法當追解帝不欲以言罪人免焉後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泰和三年刺平定州政從寛簡旬日盜悉屏跡歲饑出禄粟倡豪民以賑全活甚衆大安初元兵南嚮議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列營城外渉

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當出其不意攻其必救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能用果以敗聞貞祐初建言時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畧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帝曰秉文志固可尚然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興定間拜禮部尚書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

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主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遂大喧噪訴于臺省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部尚書每進見從容為帝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以祈天永命帝嘉納焉哀宗即位改益政院說書官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汴京戒嚴帝命秉文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

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奉表稱賀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𤇍燼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三月草天興改元詔按哀宗紀天興元年注云是歲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秉文草詔以三月則非開興可知原文誤今改正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卒秉文在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工之又進君臣政要一編其他著作甚富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按中州集云五世祖繼寧仕晉居析津其曾孫曰知白曰孚仕遼賜田盤山遂為漁陽人曾祖錫仕為濟南尹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作元勲傳稱旨章宗嘆曰勲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升陜西東路轉運同知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陜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得萬人與戰敗之時夏兵圍平涼疑大軍將至夜解去當路者忌其

功反奏王與寇有謀朝廷疑之遣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兵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公直軍且行將佐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寘極刑公直曽為書約玉玉初不知為安撫所得誣玉亦預其謀玉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

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遼濵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掌以富人腐敗則責償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放散民大悅五年伐蜀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及攻散關兵多殺獲璧言與詔旨相戾主帥憾之令

招兩當潰卒即日率鳳州巳降官屬說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皷舞迎勞璧宣朝旨慰遣之俄轉太學博士呼沙呼弒逆遂去官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閒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遂之案劾總領薩哈璉冐劵四百餘口詔杖殺之所至爭自首減幾及半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蘇爾坦軍于孟州軍士謀變本温惶

懼無措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叛入太行詔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喻以帝意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進大理丞與臺官行闕中劾奏宗室重福等姦贓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伐宋總帥赫舍哩約赫德奉詔攻盱眙約赫德違命由滁州略宣化無功而歸詔璧鞫之璧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約赫德於獄兵士譁譟璧怒責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豈待罪之禮耶約赫德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

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尋改禮部員外郎詔問時務璧上六事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策四别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時御史道遠從完顔伯嘉宣慰河南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人

不為僭叛軍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壁鞫之壁以聞寇弛僭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言二將皆罷臣而都水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何益耶壁歎曰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況大于此者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獄待報官僚承望風旨壁曰河中今日重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陜西有脣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鎮

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論死未幾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按中州集載璧制誥典麗尺牘又其專門致仕後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本傳詳其政事故不載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正大初夏使來請和命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至以歲幣為言獻甫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

之國使兄輸弊寧有據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獻甫作色曰使者尚恐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議從賜姓例雖歲幣五十萬當不吝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廵使死於蔡州之難所著有天倪集傳于世

雷淵字希顔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于世淵庶出最幼諸兄不齒父殁不能安于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恒兀坐讀書其友商衡每賙䘏之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按衛紹王紀崇慶二年五月改元至寧而試進士則以三月故中州集作崇慶二年詞賦進士調涇州録事攝遂平縣事繫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尋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為重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傴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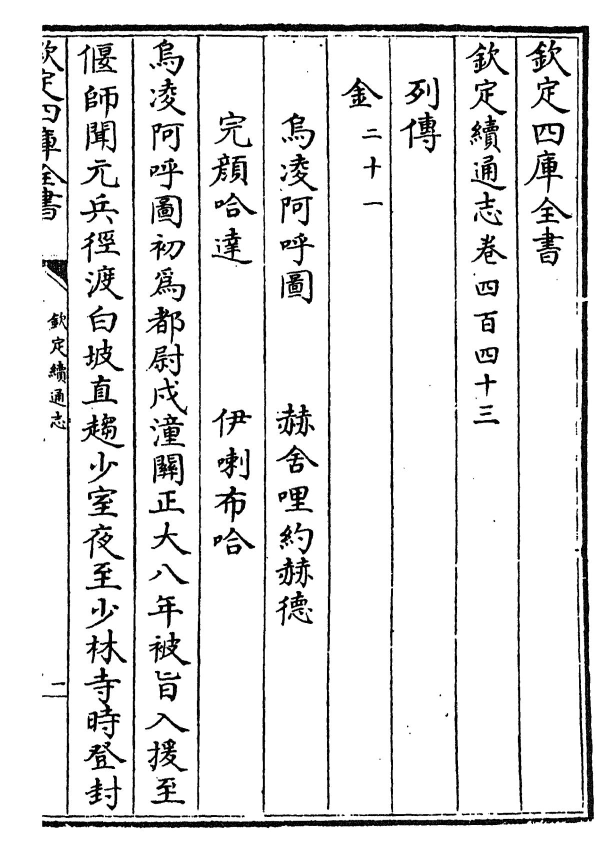
不為屈不數月閭巷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興定末召為英王中州集作荊王按宣宗子守純傳興定元年改封英王正大元年始進封荊王當依本傳府文學尋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號雷半千坐此為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為翰林脩撰一夕暴卒正大庚寅倒廻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任陳留令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荊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劾奏荊王按守純以正大元年進封荊王此奏在興定初當依歸潛志作英王為是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于是上責荊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

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

按歸潛志云震既閒居慨然有志于學將延致名師執弟子禮會卒士論惜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

金二十一

烏凌阿呼圖　赫舍哩約赫德

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

烏凌阿呼圖初爲都尉戍潼關正大八年被旨入援至偃師聞元兵徑渡白坡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

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呼圖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軍隨而上山即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刼掠牛畜糧糗亦分有之恒山公武仙參政色埒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遣人約之入京呼圖不肯下不得已分軍四千與色埒俱東兩行省軍潰於中牟呼圖狼狽上山色埒行省於中京檄兵同保洛陽呼圖懼罪乃往留其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色埒卒呼圖

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即領輕騎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呼圖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得不逞之徒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刼械至杖之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帝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庫哩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呼圖援之大敗僅存三十騎而還既而以呼圖為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元兵圍蔡呼圖守西面其奴竊呼圖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呼圖縱之

往將有異志呼圖內不自安乞解軍職帝慰之且賜饌以安其心呼圖初罷機政頗有怨言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權參政防守如故蔡城破投汝水死

赫舍哩約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貞祐間布薩安貞宣撫山東以約赫德為軍中提控時山東羣盜蜂起安貞遣約赫德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砦殺降賊黨甚衆積功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宋兵攻泗州約赫德

赴援大破之又圍盱眙宋人堅守不出以奇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來拒約赫德佯北伏發擊之宋人復來援合擊敗之移兵赴青平宋兵突出戰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故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敗之師還又敗宋兵於連塘村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之於滁州拔小江寨又拔輔嘉平山寨三月提控鄂屯沃里布已敗宋兵還至濠州宋人來拒戰約赫德夾擊敗之宋將時青襲破泗州

西城五年二月約赫德將兵取之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南奔乃陳兵横截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九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元光元年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户工部事宋人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糧道約赫德遣精甲破之汴流復通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向中軍戰歿者皆廪給其家近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自今願支本

色令得贍濟以種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
潁約赫德率兵渡淮攻之連破兩柵焚其村塢數十還
遇宋兵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
敗之納哈塔祿格據邳州約赫德圍之宋將高顯等共
誅祿格持其首縋城降招降紅襖偽監軍徐福統制王
喜等宣宗大喜正大四年約赫德復取平陽是歲元兵
既滅夏國進攻陜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
京兆關中大震六年按宋史紀事本末紹定二年蒙古兵圍金慶陽宋紹定二年金正大

六年也與哀宗紀相符原文誤作五年今改正圍慶陽與副樞布哈簽樞密院事內族頞爾克將兵救之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為左副元帥屯京兆初元諤格楞來行省因留之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語甚不遜元主大怒親統兵入陝西八年約赫德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按歸潛志載約赫德事云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與本傳稍異至閿鄉病死

約赫德為人鷙狠狠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凡朝使至輒加凌

侮或以酒食困之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户部過宿辭疾不飲趣左右扶卧於牀炙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妻皆遠迎迓御史康錫上章劾之朝廷竟不治其罪好用鼓椎擊人因呼曰盧鼓椎子名阿里哈呼之曰小鼓椎甞爲元帥與富察官劵作亂伏誅

康錫字伯禄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僕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薩哈連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

完顔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兵遷與全慶兩州民共壁平州哈達隷經略使烏凌阿奇珠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行至遷安縣軍變殺奇珠擁哈達還平州推爲帥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是年六月元兵至平州哈達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留半歲令還守平州率所部及州民竝海西南歸國進鎮南軍節度使興定三年伐宋爲元帥右都監屢敗宋兵拔

麻城縣四月夏人犯通秦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出步騎逆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拄天山哈達將兵擊之别遣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俱會于山巔見夏人數萬騎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知延安府事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致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陜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爲

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哈達與征行元帥納哈塔邁珠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之夏人大潰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又戰于延安以功賜金有差按續通鑑載是年蒙古侵夏夏人以兵附之入葭州進攻延安鼓鼙震天金兵大亂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堅壁不出核之本傳大不相符豈哈達隱敗報捷習爲固然而傳即仍其舊歟元光元年拜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上言北將阿勒楚爾率兵入隰吉翼州寖及榮解如此則河東非我有也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瀌

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捍禦河中榮解
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
法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敵兵廹境
鹽利不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自輸運者十與其八
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以葭州提控王公佐言奏請
馳至延安與邁珠議以兵護公佐軍民屯吳堡伺隙而
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哈達率兵取葭州哈達上言屢
獲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陜西

防秋宜預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博索領軍東下與臣協禦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為便詔許之二年以保鳳翔功進官時河中已破哈達提兵復之正大二年陝西旱甚哈達齋戒請雨雨澍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哈達招集散亡助其耕墾稍復耕稼之利討田瑞于鞏州瑞弟濟殺瑞以降三年詔還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

事封𡚁國公七年授樞密副使初布哈面奏哈達久在
軍中今多事之際用違其長臣等欲與協力軍務擢之
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與布哈救衛州以親衛
兵三千先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未幾與布哈同行
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八年北帥蘇布特攻破小關殘
盧氏朱陽潼關總帥納哈塔邁珠求救於二省二省以陳
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瓜爾佳渾軍一萬往應北軍退
二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元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

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
留慶善努守之九月元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
以軍馬出冷水谷爲聲援十一月元兵道饒峯關由金
州而東於是二省軍入鄧元兵渡漢江與戰於禹山前
元兵小却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九年二省軍潰
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元兵散漫而
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元兵趨河上已
二十餘日所過殘破焚積聚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

乃竝山入陽翟元兵襲之且行且戰至三峯遂潰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走鈞州元兵塹其城外攻之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被殺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遇敵輒身先之衆亦樂爲之用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顔哈達今之良將也

伊喇布哈本契丹人哀宗爲皇太子選充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令布哈屯兵艮嶽以備非常及即位授權樞

密院判官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河朔軍突入商州布哈逆戰獲游騎一人輒以捷聞人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六年權樞密副使率完顔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覘敵勢八月再復潞州詔與總帥約赫德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救慶陽七年戰於太昌原元軍還慶陽圍解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哈達行省于閺鄉八年正月元軍入陝西鳳翔破與哈達棄京兆而東十二月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召諸將議

由光化截江與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曰截江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必爲所潰布哈麾之曰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鼎珠高樊皆然其言哈達問之阿達茂茂以爲不然然不能奪布哈之議二十日探元兵北渡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元騎已盡濟矣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元兵來覲覰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哈達曰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元兵突

前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兵少退其在西者繞布哈騎後而突之爲富察鼎珠拒而退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元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元兵稍却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鬬乃却之元兵回陣南向兩省復議彼衆號二萬續通鑑作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布哈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乙亥元兵忽不知所在己卯邏騎還乃知元軍

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到林後元兵忽來突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九年正月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富察鼎珠富察達希布郎將阿達茂忠孝軍總領瓜爾佳諳達內族達爾歡總領瓜爾佳額特埒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巴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次五朶山下取

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伏騎於鄧州道元騎來襲金軍引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癸巳至沙河元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元軍既西避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元軍復渡河來襲明旦元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近侍入軍傳旨令悉赴京師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兩省當切防領旨訖軍即行元軍前後以大樹塞其路沃衍奪路得之軍遂進至三峯山

武高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元兵俱却張惠阿達茂立山東望元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元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泥淖没脛軍士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有不食至三日者元軍四外圍之爇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軍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千騎入竹林中楊樊

張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没布哈走京師未至追擒之械至官山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境内死耳遂見殺